

作家出版社

喧嚣 荒原

党益民 著





国防大学 2 083 3142 9

喧嚣荒原

党益民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喧嚣荒原/党益民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 2

ISBN 7-5063-2301-X

I. 喧… II. 党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01394 号

喧嚣荒原

作者: 党益民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314 千

印张: 14.2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18000

版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301-X/I·2285

定价: 2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氏重光

作者简介

党益民，1963年出生于陕西富平莫村，武警某部宣传处长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巴金文学院创作员。曾出版长篇小说《藏光》、《戴子弹项链的女孩》和散文集《西藏，灵魂的栖息地》。

1



天奇的儿子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，只有在他打开母亲留下的那本发黄的家族秘史时，才能感觉到父亲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，隐约看到父亲遥远的模糊不清的形象。但他一直固执地认为，莫氏家族的衰败，就是从他父亲莫天奇出生的那天上午开始的。

当时，他的爷爷莫鹏举正在城外的杏林里跟一个年轻女人野合。

莫村人谁也没有料到，灾难会悄悄逼近他们的家园，只有莫家门口的金丝猴闻到了灾难的气息。这是一只老猴，身子瘦长，毛发稀疏，尾巴耷拉着，似乎无力卷起，一副沧桑的模样。谁也不知道它在莫家门口蹲了多少年，连将近百岁的太婆也说不清楚。金丝猴和太婆一样，老得不成了样子。然而几年前，这只看上去已经不中用的老金丝猴，却沉着老练地咬死过一只野狼。

那天夜里，那只饥饿的狼不知从哪里钻进了莫村城，影子似的在巷道上晃了半宵，没有找到猎物，最后把绿莹莹的眼睛盯在了拴在石狮子上的金丝猴身上。狼围着金丝猴转了两圈，又两圈。金丝猴仿佛睡着了似的一动不动。狼偷偷地笑了，活动了一下筋骨，前爪伏地，身子贴住了地面，后腿用力蹬直，背上的毛发噌地就竖了起来，扫把似的尾巴直直地举在空中，两只绿眼发出奇异的光，做出随时准备进攻的姿态。金丝猴还是一动不动。狼低吼一声，竭尽

全力扑上去，金丝猴轻巧地往旁边一闪，狼一头撞在了石狮子上，踉踉跄跄地倒在了金丝猴面前。金丝猴趁机一口咬住狼的喉咙，前爪用力一抓，就抓瞎了狼的双眼。狼尽管疼痛难忍，但它没有嚎叫，好像被一只猴子打败了不好意思嚎叫似的。没过多久，狼就死了。

管家兴兴早上起来，看见门口惨死的狼，惊得叫了起来：不得了了，猴子把狼咬死了！边喊边往院子里跑。当时太婆已经坐在了老槐树下，接受一天里的第一缕阳光。管家惊慌地说：太婆啊，不得了了，猴子咬死了一只狼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太婆不屑一顾地说：这有啥稀罕？猴子很早以前还咬死过一头野猪呢，后来引来了一群野猪，黑压压的一片，把个莫村城围得严严实实，吓得村里人半个月都没敢出城，城外方圆几十里的玉米全让野猪给糟蹋了。管家吓得脸色煞白，说这回可别引来一群狼。太婆说：也难说。那一年狼群没有来。可是几年后狼群光临了莫村。但那不是真正的狼群，而是被当局称为土匪的“白狼”。

后来，金丝猴跟往常一样，在夏日的晨曦里睁开慵懒的眼睛，用力抖了抖身上金黄色的残毛，然后习惯性的将头仰到后背，望着晴朗的天空，思谋着这一天该如何打发。

一只蝎子从门楼的瓦棱上掉了下来，正好落进金丝猴朝天的鼻孔里，金丝猴没有在意，“啊喊”一个喷嚏，将蝎子喷射在对面的拴马桩上摔死了。紧接着，几只蜘蛛在门楼角它们自己织成的网上左冲右突，最终撞破了网，掉在地上逃向远处。极少露面的蟾蜍也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，惊惶失措地掠过猴子的脚面。蜥蜴躁动不安地在墙头上爬来爬去，开始是一只，接着是两只，三只，后来竟成群结队慌慌张张从这面墙爬到那面墙，又从那面墙爬到这面墙。三条游蛇从墙缝里爬出来，却对蜥蜴这样的美食视而不见，只顾自己仓惶逃窜。“五毒”惊慌出动，这预示着什么呢？

奇怪的事情接二连三：好好的艳阳天，却莫名其妙地涌来一股黑云，云头火红，像刚刚燃烧过的木炭，十几只蝙蝠在黑云下鬼影

似的翻飞；公鸡排成一行在院墙上“咯咯”地发表议论；谁家的老黄狗不停地向空中扑咬，仿佛空中有它的仇人；一只兔子雪团似的从屋里滚出来，抓吃地上的泥土，噎得老头似的咳嗽……

金丝猴预感到大难即将临头。它用力挣断脖子上的铜链子，跳过一尺高的门槛，穿过门房，绕过照壁、老槐树，掠过厅房、厢房……铜链子像一条紧追不舍的蛇一样慌乱地跳动着，发出“哗啦啦”的脆响。它跑到最里面的一间堂屋前，像人一样直起身子，将前爪搭在门上，使劲拍打着铜亮亮的门环。

门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太婆露出一张皱包子老脸。金丝猴撞开屋门，将头拱在太婆的怀里“呜呜”的鸣叫。太婆吃了一惊，干瘪无牙的嘴张成了黑洞，眼睛放射出惊异的光，抚摸着金丝猴的毛发：“咋咧？咋咧？”金丝猴转过头惊恐地看看天空。太婆颠着一双冻饺子似的小脚跑到庭院中央，手搭凉棚望了望，就看见那块红梢子黑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黑云红梢子，天要下冷子。”莫村人把冰雹叫冷子。太婆心里说，一场冷子，就能让猴子这么惊慌？

清早起来，太婆就感到冷飕飕的，奇怪这伏天里怎么会这么凉，没想到却应验了那句老话：伏里早上冷飕飕，眼看冷子打破头。冷子倒没啥，让太婆不安的是昨天夜里那些奇怪的梦。她梦见了一条白蛇。那白蛇死死地缠在她腰上，越变越粗，越缠越紧，几乎缠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她被憋醒了，想起梦中的情景，倒高兴起来了。梦见蛇，添个丁。孙子莫鹏举的三太太就要生了，肯定能生个白胖小子，这是喜事啊。她没有睁眼，想续上刚才的好梦。可等她再次入梦时，梦里的白蛇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许多面目可憎的怪物，它们张牙舞爪地向她袭来，她又一次被惊醒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她把自己的一只三寸绣花鞋捂在下身，可后半夜里噩梦还是一个接一个。以前做噩梦时候，她只要把绣花鞋捂在那个地方，噩梦就没了，可今儿个这是咋啦？太婆好生奇怪，再也没有睡着。没想到这噩梦倒应验在这冷子上了。不就是一场冷子么，怎么会引来那么多赶也赶不走的噩梦呢？她想，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

太婆正在纳闷，西厢房里突然传来三太太的哭叫声，一个丫环跑过来喊：“太太要生了！太太要生了！”太婆拧着一双小脚，急忙进屋取出一张红纸儿，用剪刀唰唰剪了张虎符，贴在三太太的屋门上，然后一挑门帘进了里屋。三太太正在炕上打滚儿，俊俏的脸儿都变了形，凌乱的头发贴在汗湿的脸颊上，头像拨浪鼓似的摆来摆去，嘴里不住地喊叫：“妈呀，疼死我了……”两个小丫环站在炕沿儿边不知所措。太婆道：“把她的裤子脱了！”小丫环疑惑地看着太婆，不敢动手。太婆厉声道：“脱呀！”丫环不敢怠慢，爬上炕把太太的裤子脱了。太婆鸡爪似的老手伸进三太太的大腿间，三太太“哎哟”惊叫了一声。太婆道：“还早着呢，你就叫得不是声！”三太太带着哭腔说：“疼死我了，太婆快救救我……”“女人都得过这一关！”太婆转身对丫环说：“把铜炉端来，木炭火生上，把剪刀在火上燎一燎，找些干净的生布来，再吩咐厨房烧一锅开水……”说完，独自走出屋门，不再理会三太太的哭喊了。

太婆刚出屋门，鸡蛋大的冷子就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，屋顶上的瓦片四处飞溅，坠落了一院子，老槐树的枝叶哗啦啦铺了一地，碎裂声、呼啸声、奔跑声、惊叫声、哭喊声响成一片。太婆却异常镇静。她一生经历过三次地震，七次瘟疫，十一次灾荒，遭遇的冷子就不计其数了。但她从来没有见过今天这么大的冷子。她知道这可能才是灾难的开始。她高声叫管家：“兴兴，天佑天顺呢？”管家听见太婆叫他，头上顶着一个铜脸盆穿过庭院跑了过来，冷子砸在脸上丁丁当当作响。太婆道：“甭让冷子把娃打了！人呢？”管家朝太婆身后一指：“这不？”太婆扭过头一看，一对双生子果真躲在她身后，惊恐地看着从院里蹦到脚下的冷子。大的叫天佑，小的叫天顺，六年前二太太一生下他们就咽了气，血流了一炕。太婆心疼他们，生怕他们有个闪失，嘴上却骂：“驴日的，你俩咋不吭声？”天佑从地上拣起一颗冷子问：“太婆，这是啥？”太婆说：“瓜娃，连冷子都不认得？你俩赶紧拾些冷子扔到灶膛里，冷子就不下了。”天顺说：“我不想让冷子停，下冷子好耍哩！”太

婆骂：“好要你娘的腿！赶紧往地上吐唾沫！呸呸！”天顺不知太婆为啥让他往地上吐唾沫，但还是学着太婆的样子“呸呸”吐了两口。天佑也跟着“呸呸”吐了两口。他们觉着这样很好玩的，又嬉笑着吐了两口后，才各自掬了一捧冷子，跑进了厨房。

三太太的屋里又响起了嚎叫声。管家伸长脖子朝三太太屋里张望，问太婆：“太太是不是要生了？”太婆说：“女人生娃你也要管？”管家脸红了，顶着脸盆往对面跑去，跑到院子当中却没听见脸盆丁当响，停下来抬头看天，兴奋地喊：“冷子停了！冷子停了！”

冷子确实停了。下人们开始打扫庭院。但没过多久，老鼠又疯了似的在院子里乱窜，一只竟撞到了丫环的绣鞋上，引来惊恐的尖叫；一只撞在了老槐树上，头破血流，四蹄一蹬不动弹了；还有一只跳上灶房锅台，掉进了刚刚烧开的开水锅里，只翻腾了一下就死了。紧接着，狂风大作，扬得满院的槐树枝叶像蝙蝠一样飞舞。

三太太的嚎叫一声比一声紧。

这时，远处传来“轰隆隆”的奇怪响声，仿佛有几十个碌碡从天上滚过。随即，大地和房屋开始剧烈地摇晃，老槐树“嘎嘎”作响，像要断裂。人们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掀翻在地。厨房里的老妈子正在锅边往外捞死老鼠，滚烫的水泼洒了出来，浇在了她的大腿上，她还没喊出声，就被一双无形的手推倒在地上。太婆像喝醉了酒似的，踉跄了几下，双手急忙扶住墙壁才没有摔倒。村西头传来“轰”的一声，只听巷道里有人喊：“地震了！城墙倒塌了！”太婆看见站在院子里发呆的一对双生子，冲他们喊：“地震了，快趴在地上！”天佑天顺急忙趴下……

半袋烟的功夫，天地停止了晃动。

丫环跑出来喊：“生了生了，太太生了！”

太婆颠着一双小脚跟着丫环跑进屋去，只见炕上一摊血水，一个剥了皮的兔子似的婴儿在三太太的两腿间蠕动。太婆抓起剪刀“咔嚓”剪断了脐带，然后将婴儿倒提起来，在小屁股上“啪啪”

拍了两下，婴儿却不哭。“啪啪”又是两下，还是不哭。不会是个死胎吧。翻转来看时，婴儿却睁着一双细长的眼睛，冷漠地看着她。太婆吃了一惊，说：“今个净出奇事！这老天爷也奇，生下个娃也奇。就把这娃子叫天奇吧！”

从三太太的屋里出来，太婆就显得心事重重。莫非这是老天爷在有意惩罚莫村人？难道就因为去年的那场械斗么？去年大年初一，桃花沟人前来莫村祠堂祭祖，两个村子的人就在巷道上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械斗。许多年来，两个村子每隔十二年就会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械斗。这次械斗桃花沟吃了大亏，比莫村多死了八个人。太婆的长孙莫鹏举在这场械斗中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，他的沉着冷静、指挥若定让莫村人深受鼓舞、十分敬佩，却令太婆忧心忡忡。太婆知道莫氏家族又多了一个争强斗狠的“掌柜的”，担心这样永无休止的仇杀将使莫氏家族最后走向毁灭。仇杀像一个魔圈，使得这两个同族同姓的村子的人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去年莫村获胜后，太婆就十分忧虑和担心。这一次胜了，下一次很可能就会输。人不概之天概之啊，看来这灾难就是“天概之”了。城墙风里雨里三百年了，嘉庆二十年那么厉害的地震也没有使它倒塌，李闯王的土炮轰了三天三夜也没把它咋样，现在却被震塌了。难道莫氏家族的劫数到了？

太阳不知从哪里又钻了出来，洒下一地碎金似的光亮。现在一切都过去了，结束了。太婆长长地嘘了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她听见了哭声，寻声望去，只见金丝猴像人一样坐在老槐树下，双手捂着脸“呜呜”的啼哭。太婆心里咯噔一下，她知道金丝猴轻易不哭，一哭村里就要死人。她吩咐管家：“你去看看，村里死人没有。”

管家跑了出去。一会儿又跑回来禀报说：“村里没死人，只是喜娃的厦房倒了，压死了一头猪，喜娃正在屋里哭哩。”

喜娃从小没有父母，如今二十好几了还没成家，一个人在两间先人留下的烂厦房里过日子，人又身懒，胡吃乱睡，是个令人讨嫌的烂脏货，属于莫村人说的那种“四丧眼”：炕上圪蹴（蹲）枕头

上坐，席底下弹烟墙上唾。

太婆说：“厦房倒了又不是猪窝倒了，咋就压死了猪？”管家说：“喜娃和猪都住在厦房里，厦房倒了，喜娃跑出来了，猪给压死了……”村里没死人，这猴哭啥哩？太婆心里更加督乱，让管家把猴牵到大门口去拴好。猴一路走一路哭，像是在给谁送葬。

一个丫环从老爷屋里跑了出来，边跑边喊：“老爷不行了……”

太婆一拍大腿，心里说：把他家的，我就知道要出事，没想到会是儿子仁厚。格拧着一双小脚急忙跑进儿子莫仁厚的屋子。

莫仁厚是莫家第二位长辈。莫村人都叫他老爷。其实莫仁厚早就不主事了，莫家的大小事都交给了大儿子莫鹏举来处理。这样一来，儿子莫鹏举的处境就有些尴尬，上有老子下有儿子，称他“老爷”他不老，称他“少爷”他不小，莫家的下人们和村里人只好叫他“掌柜的”。在莫村，只要听到“掌柜的”三个字，人们都会肃然起敬。莫村的什么事都得“掌柜的”说了算，这一点，方圆百里谁都知道。

莫仁厚是在上一轮械斗中，被桃花沟的人打断腰的。但那次桃花沟人也没占什么便宜，二少爷莫鹏祥一个人就杀死了他们六个人，其中包括桃花沟主莫鹏昊惟一的儿子莫天运。莫鹏昊发誓砍下莫村二少爷的脑袋。他不惜重金请来十几个渭北“刀客”，整日埋伏在莫村周围的官路上，等待二少爷的出现。二少爷莫鹏祥被困在城里整整一年零三个月不敢出城门。后来，莫村城来了一队过路的清军，莫鹏祥才混在队伍里逃走了，从此再也没了音讯。十几年来，莫仁厚再也没有走出过屋子，家里的一应事情都交由大儿子莫鹏举处理。在潮湿的屋里呆久了，他又患上了哮喘，喉咙里始终像是有个破风箱，丝丝啦啦的纠缠不清。他整日仰躺在藤椅里，像一条被人抽了筋骨即将断气的老狗，苟延残喘。他的手里，一年四季都捂着那把祖传的紫砂壶，像是捂着自己将要消失的生命，不肯撒手。

现在，他躺在那把被他身体磨得光亮的藤椅里，悄没声息地死

了。他的嘴巴微张着，但那黑兜洞的口腔里再也听不到丝丝啦啦的声音了。他僵硬的双手死死地捂着紫砂壶，壶里的茶水汩汩流出，打湿了白绸裤裆。太婆见儿子这个光景，不禁潸然泪下：“儿呀，你咋走到妈前头去了啊！”

太婆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，但事到临头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五十年前她送走了丈夫，现在又要送走儿子。那天，丈夫要只身去桃花沟讲和，她死活不让去，说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丈夫偏要去，说我是有诚意的，他们不会对我下毒手的。结果，还是被桃花沟人用药酒毒死了。大儿子莫仁善也在几天后战死在桃花沟石头城下，可怜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多岁。现在最后的一个儿子也死了，她能承受得了吗？太婆一口气没上来，昏死了过去。管家和丫环手忙脚乱地围着太婆，抹胸捶背掐人中，折腾了好大一阵，太婆才醒转过来。管家悄声道：“太婆，我去让贵生准备一副好棺材。”太婆无力地点了点头。管家急忙起身找棺材铺掌柜贵生去了。

其实家里有一副棺材，可那是为太婆预备的。这副棺材已经做好几十年了，每隔两年都要重新上一道油漆，现在棺材上的油漆足有一指多厚了，可太婆还活得旺旺的。去年，管家就想给老爷准备一副棺材，可老爷说这是咒他死哩，管家就不敢再提这事了。谁知道现在老爷却突然死了。

很少出门的大太太，这时也从屋里走了出来。自从儿子莫天合离家出走后，她就很少出门，整天呆在屋子里吃斋念佛为儿子祈祷。天合是她惟一的儿子，她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在儿子身上。现在听说三太太生了，阿公死了，太婆又晕倒了，她这个大太太再不出来就太不像话了。她一迈进阿公的屋门，就哭上了：“爸呀——”

双生子被谁从后面推了一把，也扑倒在地上跟着哭嚎：“爷呀——”

几乎同时，莫家生了一个，又死了一个，下人们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悲，他们神情尴尬地胡乱忙碌着。

直到这时，太婆才想起孙子莫鹏举。从早晨到现在她一直就没有见过他。绳从细处断，布从磨处烂，他不会出啥事吧？桃花沟人会不会趁机对他下手？她一下子惊慌起来，急忙吩咐家丁去找人。

家丁们找遍了村里村外，也没有找到莫鹏举的影子。

2



金丝猴挣脱脖子上的铜链的时候，莫鹏举刚刚走进杏林。

这片杏林足有三十多亩，不用说就是莫鹏举家的。莫村周围方圆几十里的土地大部分都是他家的。杏花盛开的时候，站在莫村城墙上放眼望去，一片粉红，像是谁家女子将一件花衫子丢在了万斛山下。现在杏子已经熟透了，黄里透红，羞涩地藏枝头，风情万种，等待着人来摘食。

如果莫鹏举能抬头看看天空，也许就会看到那块红梢子黑云，意识到那是不祥之兆，扭头走出杏林，可能后来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纠缠不清的事情和接连不断的灾难。遗憾的是，他当时根本就无心去看那无聊的天空。他正在杏林里焦急地寻找着一个女人。

他低声叫着：“香椿——香椿——”

香椿是老六的媳妇，老六是莫鹏举的一个本家兄弟。几年前，三十多岁的老六，将如花似玉的香椿娶进了家门。村里人说，老六用一头母牛换了个俏媳妇，驴日的捡了个大便宜，老牛吃到了嫩草。

这桩婚姻，说起来有些离奇。那一年，老六牵着母牛去美原配种场，路上碰到了香椿爸刘财。老六认识刘财，几个月前他俩一起

去过配种场，但那次老六的母牛没有配上种。那天老六一见刘财就问，你也没配上？刘财瞪着眼睛说，你咋说话哩？老六醒悟了，知道自己话没有问好，忙解释说：“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咱白花了那么多钱，连个牛娃腿也没见着，不知道配种场咋日鬼的！”刘财说：“上一回我的牛倒配上了，这是另一头，我家有两头牛呢。”老六说：“你有啥诀窍，咋一配就配上了？”刘财说：“等你有了媳妇就明白了。”老六开玩笑说：“你又不把你女子嫁给我，我咋能有媳妇。”刘财很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娃说着说着就说到沟里去了，我女子今年才十四，能嫁给你？”老六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可以等嘛。”两人正说笑着，后面有人失急慌忙追了上来，说老六老六，你妈的羊角疯又犯了，躺在巷道里吐白沫呢，你赶紧回去！老六把牛交给刘财说：“给牛配种的事就交给老哥你了，回头我再到你家去牵牛。”说完，急匆匆跟来人往回跑。

刘财牵着两头牛继续往配种场走，没走多远，迎面碰上了一伙衙役，刘财听说最近衙役到处寻牛抢牛哩，急忙掉头就跑。可是衙役还是追上了他，连人带牛押到西安东郊的牧牛苑。到了那里，刘财才知道慈禧太后到了西安，想天天喝新鲜牛奶，陕西总督专门设立了支应局，修建了牧牛苑，派衙役在关中各地到处搜寻乳牛。刘财对衙役说，我的牛还没有配上种，没有牛奶。衙役说这我们不管，我们只管抓来，下不下奶不是我们的事。牧牛苑到处是乳牛，牛奶喝不完衙役就偷偷拿出去卖。刘财进了牧牛苑，就再也出不去了。刘财听说牧牛苑由一个五品朝廷命官管理着，每月的开支不下六百两银子。

后来，衙役发现刘财的母牛确实没有奶水，就让他用两头母牛套了牛车，跟一帮人到太白山上去拉冰。西安天气炎热，慈禧太后又想喝冰镇的酸梅汤，支应局只好又派人用牛车一趟一趟地上山去拉冰。拉冰的差事太苦，刘财找了一个机会逃跑了，可两头牛却白白丢了。

自己的牛丢了倒没什么，能保住命就算万幸，可回去咋向老六

交待呢？他想家里还有一头牛，大不了还给老六就是了。可回到家才知道，那头牛早被婆娘卖了做了寻他的盘缠。老六听说刘财回来了，找上门来索要他的牛。刘财说，牛让衙役抢走了。老六说，我不管，你得赔我牛！刘财说，牛我是赔不起了，你看我屋里啥值钱你就随便拿。老六在屋里转了一圈，没有发现值钱的东西，却看上了刘财的女儿香椿，说赔不了牛，你就把你女子许给我。刘财不愿意，说你拿啥都行，惟独这不行！老六说，那你就赔我牛。刘财没办法，只好答应了老六。香椿到了十八岁，被老六的一顶花轿抬到了莫村。

莫鹏举第一次在杏林里遇到香椿，是一个晌午。当时人们正在吃午饭，杏林里空寂无人。莫鹏举和三太太拌了几句嘴，跑到杏林里来散心。那段日子，三太太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他过不去。她仗着自己肚子里有了孩子，有太婆护着，说话比以前刻薄多了，而且动不动就生气，好像鼓起的肚子里不是孩子，而是满满当当的恶气。好男不跟女斗，何况她还怀着孩子。每次他都让着她，最好的办法是一走了之。

那时杏子还是青的。莫鹏举随手摘下一颗咬了一口，几乎酸倒了牙，心里说，跟三太太一样酸涩。就在他龇牙咧嘴的当儿，一个女人在树丛里闪了一下，倏地不见了。他心里“格噔”一下，好奇地朝着女人消失的方向寻去。没走几步，听到一个女人在树后叫：

“别过来！别过来！”他愣在了那里。女人从树后走了出来，慌里慌张地系着裤子，一脸羞怯的样子。他这才认出是香椿。

“你咋在这里？”他问。

香椿脸儿通红，胡乱系好裤子，低头说：“我刚从娘家回来，走到这里实在憋不住了……”

他看见树后面的地上果然湿了一片。这不看还好，一看心便慌了起来，由地上的那片尿联想到了尿的出处，身上就有些异样的冲动。香椿好像也很紧张，下意识地拽了拽衣襟，可这样越发使本来就鼓胀的胸脯更加明显的凸现出来。这女人嫁过来后一直没有怀过

娃，还像做女子时一样鲜嫩，而且现在又增添了几分少妇的风韵，更加楚楚动人。她白净的脸上泛着红晕，一直延伸到了光洁的脖子。可以肯定，她身上更白更光洁。这么想着，莫鹏举的心一下子就收紧了，呼吸也有些紧张。但他马上想到了自己大掌柜的身份，极力克制住自己，尽量不去看香椿，低头“噢”了一声，转身想走。

香椿却开口了：“你衣服上的味儿真好闻，是胰子味儿吧？”

莫鹏举停住脚步，回头看着香椿，一时弄不清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就说：“是胰子，咋啦？”

香椿说：“我长这么大还没用过胰子哩，胰子的味道真好闻！”

莫鹏举说：“喜欢闻，让老六给你买一块用，天天就可以闻了。”

“这么贵的东西，谁用得起呀。”香椿说，“你快别提你那兄弟了，他浑身上下都是汗味儿和烟味儿，能把人熏死。哪像掌柜的你呀，从来不抽烟的，身上一点烟味儿汗味儿都没有，只有胰子味儿。”

莫鹏举的心又开始活泛了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

香椿没有了刚才的羞怯，继续说：“到底是掌柜的，跟别人就是不一样，啥时候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。你瞧你的衣裳领子多白呀！袜子也白，全村就你一个男人夏天还穿袜子呢。”香椿脸儿红红的，叹口气道：“唉，我家那个要有你一半就好了。”说完，斜着一对笑媚眼儿直勾勾地盯着他看。

莫鹏举准确地捕捉到了女人微妙的眼神，心底刚才萌生的那种东西一下子又被这目光点燃了，火苗“噌”地蹿了上来，跃上了心尖尖，恣意燃烧，迅速蔓延了全身。他看出香椿是个轻浮的女人，而且很可能对自己有意思，但他没有十分的把握。他是一村之主，不能莽撞行事，万一人家没有那意思呢？对他来说，面子比什么都重要，尤其在女人面前不能丢脸。